



群書治要

第四冊

世界書局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群書治要

第四冊

後漢書四卷

世界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群書治要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 03 印刷
冊：公分
ISBN : 978-957-06-0431-3 (第 4 冊：平裝)
ISBN : 978-957-06-0438-2 (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群書治要 第四冊

120-
7507

著者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02) 2311-3834
傳真 / (02) 2331-7963
網址 / 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一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定價 / 全套十冊 台幣 10000 元

群書治要 第四冊 目錄

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四七八

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五〇六

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五三七

卷二十四 後漢書四 五六七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二十一年，都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罷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間者章
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勿省、示不爲詔子嗤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
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
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
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
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
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
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
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
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
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
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
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倐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炟、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灾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尼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闕閣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勤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飄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軒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諭、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諮詢儒雅、贊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輶解、輶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偹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勳譜、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灾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舊無時
臨至縣
接十字
補之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領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邁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藝文二
字抱之

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閨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繩縲於罔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輜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舊無所
字無每
於至政
事十一
字皆補
之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襯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灌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羊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誓留、大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智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且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諭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無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